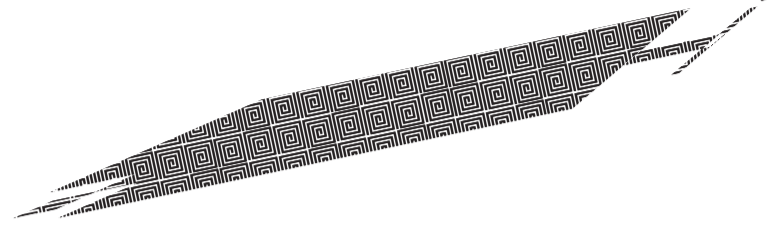


烛窗 心影

翁村：从记忆到心灵的重构

——读木耳《翁村纪事》

文/岑燮钧



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

读《心经》
文/江陵雨

“笃、笃、笃——”旧时的夜里更有打更声，是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。“笃、笃、笃……”夜睡着了，月光照着它的影子，是蓝色的静静的杀机。

张爱玲的小说里常常出现月亮这一意象，有时是彩云轩信笺上落一滴泪珠，陈旧而迷糊；有时是一团蓝阴阴的火，缓缓地煮着；有时甚至是漆黑的天上，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。她笔下的月那么新颖、奇特，月光照进人物的心里，轻轻淡淡的，便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。

然而在这个仲夏的夜晚，莹澈的天，没有星，也没有月亮。《心经》的主人公许小寒，有着一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，她倚在阑干上，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，没有别的，她介于天与上海之间。这是她二十岁的生日，在一群女伴的陪伴下，她却只有存于天地之间的孤独，成长中的二十年她渐渐对父亲产生了男女之恋，而这句话说出来，便是错。

父亲姗姗来迟她的生日会，她迎了上去嗔怪道：“你瞧你，连外衣都汗潮了！也不知道你怎么忙来着！”母亲的身影虚在那空处，而小寒非不偏不倚地站在那里。小寒较真着自己的年龄，不愿意自己长大，她与同学段绶卿站在一起，仿佛是立在水边，倒映着影子，处处比绶卿短一点，流动闪烁。“你们两个长得有点像。”她的父亲凝视着她们俩的身影，忍不住脱口而出。那时的他，并不曾想到之后的某一天，会“爱”上与女儿有着几分相似的绶卿，那时的他断断没想到。

一如他断断想不到，小寒是什么时候开头的，他并不知道，七八年了，小寒还那么一点高的时候……不知不觉的……“隔着玻璃，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——象牙黄的圆圆的手臂，袍子是幻丽的花样纱，朱漆似的红底子，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，无数的孩子在他的指头缝里蠕动。小寒——那可爱的小孩子，有着丰泽的，象牙黄的肉体的小孩子……”峰仪怕了，仿佛给火烫了一样，猛地掣回他的手。是的，他怕了，他想逃离，想要带着小寒的母亲一起离开。可是小寒不依不饶，紧紧相逼，“你要是爱她，我在这儿你也一样的爱她，你要是爱她，把我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你也还是不爱她。”小寒捧着一球细碎的花，用唱歌似的调子对父亲笑道：“我不放弃你，你是不会放弃我的。”

许家在公寓的最高层，阳台上篱笆上的藤努力往上爬，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，那边还有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，但这是八层楼的阳台，过了篱笆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《心经》里的场景描写并不多，但这一处却把人物在希望之中的绝境，绝望之中的希冀，刻画得生动且残忍，过了篱笆，什么也没有，空荡荡的，空得令人眩暈。

许峰仪躲不了，逃不掉，只能一天天地不着家，当小寒终于得知父亲已经和绶卿在外面同居时，她疯狂地想要阻止这场荒唐，她想要找绶卿的母亲做最后的阻隔。她冲入了雨夜，雨下得越发火炽了，张爱玲用语总是如此新奇，用火一般的炽烈来形容这雨，这疯狂的世界，这荒唐的感情。一直缺席的许太太终于在最后将女儿拦住了，许太太低声说：“我不敢相信，直到今天，你逼着我相信”。小寒哭了，她知道她犯了错，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慢吞吞地杀死了，一块一块割碎了——爱的凌迟！

故事就这样缓缓落幕，《心经》就其写作技巧来讲，并非是高超的作品，但读后却令人胆颤心惊。米兰·昆德拉说，小说之存在必有其原型或依据。《心经》里父亲的形象想来亦多少染上了张爱玲父亲张志沂的影子，张志沂教育她，欣赏她的作文，鼓励她求学。而母亲在张爱玲四岁时便出国留学，留张爱玲姐弟在那没落腐朽的旧家庭里，但也留给了这对父女曾经亲密温馨的时光。张志沂这一不合时宜的遗老、纳妾、抽鸦片，离了婚后又娶了妻。因了后母的挑拨，父亲狠狠地打了张爱玲，并将她赶出了大半年。张爱玲在《梦的解析》里回忆：“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。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，我生在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，像月光底下的，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，片面的，癫狂的。”而多年后，她再发表这篇《私语》扩充了内容，感慨道：“我知道他是寂寞的，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”。闫红说，没有谁比张爱玲更懂得张志沂，只是，懂得是一把双刃剑，慈悲的另一面是残忍，于是爱恨交集，混合成没有名目的强烈感情。

《心经》之所以引人瞩目，是其恋情终结所导致的伦理危机，小说中的人物是旧式的，可他们的体验是现代的，这部小说中的弗洛伊德色彩是如此浓厚。弗洛伊德在《梦的解析》中讲“梦是愿望的达成”，而“一个愿望的未能达成，其实象征着另一个愿望的达成”。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，弗洛伊德认为这就是一种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。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并未变成心理症，而能及时收回原始的欲望，而尽其所能地予以潜抑。俄狄浦斯王情结是典型的悲剧，悲剧的根源在于命运的诅咒。而张爱玲的悲剧观是构建在人的生存意义上，她要向人们昭示的是悲凉的无处不在，借着月光弥漫开来。

心：青年电工死后，我想着，以后那个娇小的新娘子很快就会在翁村消失，真的成为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的人，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继续生活。现在，她不走了，她还在我翁村，我还可以经常见到她，不特别漂亮却端正的脸，温和的眼神，微微有些扭动的身材。她或者也喜欢这个平和的家。或者是婆婆舍不得她走，这样好的儿媳难找。或者就是婆婆在某一日握着儿媳的小手，要她不再哭了，用手绢擦去她凌乱头发上没有血色的脸上的泪水，轻轻问了句：继续做我的儿媳好吗？如果她觉得这家人不错，如果她觉得小叔子也实诚，为何一定要顾忌旁人的眼光？人生无常，但很多时候还是要自己把握的。

在这里，作者不再拘泥于记忆，他甚至走进人物的内心，去猜度她的内心。他与这个寡妇休戚与共，为寡妇留在翁村而感到高兴。对于寡妇再嫁小叔子，他为她的勇敢而欣慰。这时，作者的心是在寡妇身上的，他们相遇在这个心灵重构的翁村里，而获得了永恒的意义。

写作会有一个“自觉”到“自覚”的过程。刚开始时，往往被记忆裹挟。写着写着，便有了一种“自觉”。也许，作者还可以写下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翁村”。属于作者的现实翁村已经老去，而心里的翁村则永远年轻。如果能复活这个翁村的男女老少，我想，这个翁村也必是属于每一个人的。



注水的生辰纲

——生辰纲的重重迷雾(之二)

文/归棹庐主



小说中多次提到，梁中书送给蔡太师的生辰纲，价值十万贯之巨。小说第十三回，梁中书对蔡夫人道：“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，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，送上京师庆寿。刘唐、公孙胜也言之凿凿地同晁盖等人说：“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、宝贝、玩器等物，送上东京，与他丈人蔡大师庆生辰。但是，从小说的描述来看，这生辰纲好象又不值十万贯。我们先来看小说第二十回的描述。晁盖火并王伦后，“山前山后，共有七八百人，都来厅前参拜了，分立在两下。”于是，晁盖“便教取出打劫得的金银财帛，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。”

但令人困惑的是，才过了没几天，有一次晁盖正饮酒间，小喽罗来报说，有一起客商今晚必从山下旱路经过。晁盖却说是：“正没金帛使用，谁领人去走一遭？”这就奇怪了。那生辰纲既然有十万贯之巨，再加上富户晁盖自家庄上的金银财帛，加起来应该是很大一笔巨款了，可他晁盖怎么才赏赐了七八百人，就“正没金帛使用”了呢？

我们再来看看白胜所分得的钱财。小说第十八回写道，生辰纲案发，济州府的公人前来抓捕白胜，“众做公的绕屋寻赃，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银。”各位看官都知道，参与劫掠生辰纲的人总共有八个。如果按人均分赃，那么，晁盖他们每个人该得的赃物应该是一万两千五百贯。如果不按人均分赃，那么，白胜即使只能分到上述人均的零头，那他最少也该拿到两千五百贯吧？

可是，从白胜家里起获的赃物，却只有区区“一包金银”而已。这明显不合逻辑。于是，就有人分析说，这生辰纲其实是假的，是梁中书设的一个局而已。那杨志押运的，其实只是十担伪装成生辰纲的石头，只有蔡夫人的那担珠宝才是真的。晁盖他们抢劫的生辰纲，其实只是抢劫了蔡夫人的那担珠宝。所以，晁盖他们才所得甚少，只赏赐了七八百人，就感到“正没金帛使用”。从白胜家里起出的赃物，也只是“一包金银”而已。

这种说法，显然是很可笑的。因为，这生辰纲如果真是石头伪装的话，那么，万一杨志要是鸿运当头，押运成功了呢？那聪明如此的梁中书，又该如何面对老丈人蔡太师呢？梁中书的这个机会成本，未免也就太大了点吧？所以，在梁中书这里，这生辰纲只能是真金白银，决不可能是用石头来伪装的。我们先来看小说第十六回是怎样写的：“只见（杨志）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，一个个面面厮觑，都软倒了。那（晁盖）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，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，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都装在车子内，遮盖好了，叫声：“‘聒噪！’一直望黄泥冈下推去了去。”

杨志嘴里只是叫苦，软了身体，挣扎不起；十五个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把这金宝贝装了去，只是起不来、挣不动、说不得。可见，这十一担生辰纲，确实都是真金白银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石头伪装的。否则，晁盖他们就不会把它们当宝贝似的“都装在车子内，遮盖好了，叫声：“‘聒噪！’一直望黄泥冈下推去了去。”那老都管蒙汗药醒之后，也不会埋怨众人道：“你们众人不听杨提辖的好言语，今日送了我也！”

我们再来看看小说第十八回的描述：生辰纲事发，宋江到东溪村给晁盖报信。小说写道：“且说晁盖正和吴用、公孙胜、刘唐在后园葡萄树下吃酒。此时三阮已得了钱财，自回石碣村去了。看事情紧急，晁盖担心梁山泊会不收了他们，吴用便道：“我等有的是金银，送献些与他，便入伙了。”于是，小说接着写道：

吴用、刘唐把这生辰纲打劫得金珠宝贝，做五六担装了，叫五六个人，一发了酒食。一行十数人，投石碣村来。小说的这些细节描写，足以说明，晁盖他们确实是在黄泥冈上抢劫到了真金白银。

如果不信，我们可以再来看看阮小二的变化。小说第十五回写“吴学究说三阮撞筹”时，见到的是个怎样的阮小二？那阮小二走将出来，头戴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领旧衣服，赤着双脚。此时的阮小二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，脚上连双破鞋子也没有。

但是，劫了生辰纲之后呢？小说第十九回写道：阮小二选两支船，把娘和老小，家中钱财，都装下船里。此时的阮小二，家中显然已经有了些钱财。那么，前后总共才不过几天的时间，这阮小二又是从哪里得来的钱财呢？

答案很明显，就是从黄泥冈上劫来的。另外，再可以作为佐证的，还有小说第十七回里评说杨志的两句诗。一句是：“面皮青毒逞雄豪，白送金珠十一挑。”还有一句是：“平将珠宝担落空，却问宝珠寺讨帐。”

这两句诗，分明讲的是那生辰纲十一担金珠宝贝的下落，调侃的是杨志那无边的失落与郁闷。综上所述，这生辰纲并不是石头伪装的，而确实是真金白银。但是，这生辰纲显然又是注了水的。为什么说这梁中书送的生辰纲，是注了水的呢？

因为事情明摆着，如果生辰纲没有注水，那么，晁盖、白胜他们就不会感到，抢到的钱财会如此的少。那么，这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这问题还是出在他梁中书身上。小说第十三回写道：“梁中书同蔡夫人道：‘已着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，送上京师庆寿。’梁中书这句讨好夫人的话，无意中却泄露了生辰纲注水的秘密。

原来，梁中书送的生辰纲，并不是十万贯钱，而是用所谓的十万贯钱“收买”来的金珠宝贝。所以，不但这号称的“十万贯钱”可能有水分，甚至连这号称值十万贯钱的“金珠宝贝”也有可能没有水分。还是小说第十三回，梁中书曾同蔡夫人说过这样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“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，使人送去，不到半路，尽被贼人劫了，枉费了这一遭财物，至今严捕贼人不获。”原来，这梁中书是吃一担长一智了。去年送生辰纲，他不但“枉费了这一遭财物”，而且“至今严捕贼人不获”，这价值不菲的生辰纲如泥牛入海，连个声响都没有。

所以，今年他梁中书要换个思路了。他要争取少花钱也能办成事。他要出一个既不能得罪蔡太师和蔡夫人，又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高招。

而这高招，我们就姑且称之为“注水生辰纲”。因为，梁中书的心里很清楚，如果这次杨志押运生辰纲失败了，那么，谁也不会知道他梁中书从中所使的小聪明。蔡太师和蔡夫人也根本不会怪罪于他。而从去年生辰纲被劫的情况来看，再加上今年梁中书先前故意散布生辰纲消息所作的铺垫，那么，这次杨志押运生辰纲失败，应该是件大概率的事情。梁中书的注水计划极有可能成功。

如果今年杨志万一押运生辰纲的任务完成了，那么，有了去年生辰纲被劫的阴影，那蔡太师和蔡夫人只会赞许他这个女婿办事得力，谁也不会去怀疑这生辰纲到底有没有注了水，以及到底注了多少水。因为，那只是一堆号称价值十万贯的，“收买”来的“金珠宝贝”。

所以，无论杨志押运生辰纲成功与否，给老丈人送了注水生辰纲的梁中书，永远都是个胜利者。事实也证明了梁中书的高明。小说第十七回写道：“蔡太师看了生辰纲被劫的书札，大惊道：‘这班贼人，甚是胆大！去年将我女婿送来的礼物，打劫了去，至今未获；今年又再无礼，如何干罢！’

随即押了一纸公文，着一个府干，亲自去了，星夜望济州来，着落府尹，立等捉拿这伙贼人，便要回报。这边京城的蔡太师一怒，那边大名府的梁中书该是一笑了。

每个人的记忆是一部历史。记忆可以成为资料，也可以鲜活。这鲜活的一部分，必是共通于所有人的，即使他不在记忆之内。